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十九

畫厨雜詠

文同著

宋復古度支晚川晴雪

霽色變雲林寒光混煙水遙山定何處渺漭纔可指

早秋山水硯屏

晚靄隔遠岫秋容入平林方素僅盈尺岳谷能許深

寇君玉郎中大蠲

蠲性最難圖生意在螯蛭伊人得之妙郭索不能已

小蠲

骨甲與支節解絡尤精研手足雖爾多能使如一錢

黃筌鵲雛

短羽已褫襪弱脛方劣岌毋也向何處開口猶仰食

滕昌祐芙蓉

雙幹發寒葩一枿立紋羽欲品精妙人君當二三數

毛老闍牛

牛牛爾何爭於此輒闢怒長鞭鬧兒童大炬走翁媪

蒼獮八九子駭立各四顧何時解角歸茅舍江村暮

鄧隱老木寒牛

蒼崖棱層草芊綿巨木半死生枯蠶羸牛日晚已噉

草稚子天寒猶打錢

許道寧寒林

許生雖學李營丘墨路縱橫多自出交柯揮霍裴旻

劍亂蔓淋漓張曉筆

易元吉抱檟猱

老檟抱擁腫金猱立鬣鬚當年隴山道似此見危層

引子獐

蒼獐引黃麕雙耳誰驚立高原想新霽町疇見行迹

崔白敗荷折葦寒鷺

疎葦雨中老亂荷霜外凋多情惟白鳥常此伴蕭條

孫太古辟支迦佛

調御出火起正念薩埵捧香生信心二士之意在筆外彼太古者何情深

許中正捕龍雷

彼龍胡爲被天謫不肯爲天行兩澤天敕雷公恣搜索龍藏何所忽爾獲提之滿空若曳帛電風電火相卷射雷張兩翅但拍拍首尾挽之足雙磔龍力與雷固不敵雷轉威怒龍褫魄須臾定見肝胃折萬力千氣凡幾畫斯人斯品入神格

范寬雪中孤峯

大雪灑天表孤峯入雲端何人向漁艇擁褐對壺坑

晚秋煙波

直於一丈素寫盡千里景雲山杳杳已成秋煙水漻漻方入暝君應無心得此畫我豈有言能爾詠

春山

岡原草木秀溪谷雲霞媚君筆誰所傳獨解吐和氣

秋山

孤峰露蒼骨疎木聳堅幹高堂挂虛壁爽氣來不斷

梁信羯鼓小圖

高梧間垂楊玉宇極清邃三郎當殿坐左右擁佳麗
攈逾近香案躡獸吐碧穗寶几承畫控續紛交綵袂

花奴卷雙袖俛立前奏技君王顧之咲軒庶動和氣
誰謂一尺素寫遍天上意聽者定何如觀之猶解穢
明皇嘗言花奴
羯鼓可解琴絃

蒲生鍾馗

寒風酸號月慘苦梟飛狐鳴滿墟墓叢棘亂礮野
霧古社禿剝倒枯樹 下有三鬼相嘯聚初行誰家
作症忤痛熱腫痒快嘔吐塞噎咽喉脹臍肚呼巫召
覘使呪詛翁瞿 姬忙設賽具茅盤草舡置五路飯盂
炙串狼籍布相共收歛各執去方此危坐歎且哺忽
爾相視生畏怖有神傑然駕巨牯前訶後擁役二豎

此神噉鬼充旦暮其腹尚餒色躁怒鬼遙見之悉失
措竄匿不暇相告諭酒傾肉落雜穢汗魄醜飛蕩身
偃仆一入木底只四據一尚把盞愕巨顧一自隱蔽
捩眦覷神用氣攝縛束固前死入吻無十步計之嚼
嚙或味飲蒲生胡為適爾遇盡之滿卷無一誤筆墨
醜怪實可懼持以贈余子何故握手不取一錢賂他
日乞詩者尤屢試為言之寫其故

折楊柳

垂楊百尺臨池水風定煙濃盤不起欲折長條寄遠
行想到君邊已憔悴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十九終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二十

挽詩

仁宗皇帝挽詩十首 并狀

文同著

同前在草土伏聞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號慕摧咽無以勝處
竊念同本遠方巖野之人偶用詞業以干
仕進

大行皇帝親考其藝賜之科第尋得召試
擢真館閣憐其親老又與便地俾得榮祿
以給供養不幸前歲遽罹家禍解官去職

持服鄉里居常自謂同也何人草茅之姿
螻蟻之命叨被恩澤如此深厚但恨未有
死所不能上報萬一昨者大諱之日以故
不得隨從列辟朝夕哭臨臣子之心實為
大痛伏見山陵擇日在近同羸病初起復
不能奔走匍匐執徒衆謹齋戒撰成
永昭陵挽詩十首繕寫共一軸非所以盡
五內屠裂之意聊以助天下昆蟲鳥獸悲
嗟哀器之一聲云

緒業承三聖規模盛一王朝廷周禮樂庠序漢文章
殊俗皆歸往蒸民盡樂康帝功如此大宜享壽無疆

右一

徇速承王後聰明復辟初恩波同海浸刑網比天疎
屢有搜賢詔曾無諫獵書惟餘封禪事應恨缺蒲車

右二

求治親垂詔觀文自著圖何曾憑喜怒未省蔽讒諛
塵世留微號煙霄返舊都悠悠增笑驗難問鬼吏區

右三

寶輅嬉遊少珠宮藝學優仙毫媚風帛睿藻煥星鈎

天極推神曆兵防演秘謀
流今已矣長共穀林秋

右四

政殿咨丞弼經筵引俊髦
未嘗耽逸樂終是過焦勞
歸路三山遠遺臺萬古高
小臣無分去定擁墮髯號

右五

神鼎猶烘藥夷槃已實冰
留恩均器服下詔約山陵
影殿虛綈几皇堂掩漆燈
蕭蕭柏城下空有暮雲疑

右六

浮世期云盡清都位欲傳
秉珪徒請命脫躡遂登仙
遺澤流天下重光照樞前
幾時來甲觀更待一千年

右七

被袞纔憑几躋堦忽受同
哀文鋪帝業謚冊講仁功
竭蹶趨群后號咷動兩宮
銘旌來鞏洛萬里卷悲風

右八

幡翼離三殿簫笳接兩都
堯殂如考妣禹葬省人徒
豈金遊詔石應同去鼎湖
愀聞下竹使海外走哀符

右九

史祝周壇日人憂杞國時
飲池無善效潁水有遺辭
仙仗朝三后蕃儀集四夷
從今河與洛長瀉鳳臺悲

右十

正爾吳公挽詩育

虎節歸兵日麟符命使年帝將還二府人已哭三川
清議誰違去高風自凜然佳城空萬古一壙掩寒煙

右一

晁董文章重憂龍德業尊簡編成故事穹壤與長存
風旒飄寒陌霜笳咽晚原誰人碑有道應不愧斯言

右二

張中允先生挽詩三首

善頌堂中客華嚴會裏人生爲天所祐沒與佛相親
祖送逾千兩哀號動四隣宜祠瑞筠社永配蜀江神

右一

鄉校咨撫範閨門慕典刑愛看高士傳欲註淨名經
素節標家謀芬情勒冢銘近誰瞻碧落應見少微星

右二

文行俱高妙聲名五十秋君恩來草澤子舍上瀛洲
有相身須盡無誰淚不流庭前雲蓋石長伴影堂愁

右三

張思孺秘校挽詩二首

昔在天彭郡僑居過一冬感君常見訪無日不相從
遠寺携棊局高亭把酒鐘誰知三載後孤冢列新松

右一

人前常奉詫張也好堂堂處衆謙和甚居官志力強
當時君壯健在座我蒼浪今日翻相哭無言問彼蒼

右二

呂惠穆挽詩四首

文靖登庸久朝廷政教隆相門無或議子舍有如公
恩澤非徼幸官榮悉治功至今清論在常滿縉紳中

右一

帝御皇圖後公居右府時開陳諸議論感發止嗟咨
自此傾宸眷方將正宰司胡爲便淪謝天意固難知

右二

憶在南印日家君此忽亡公時帥本道力爲濟歸喪
賤息將何報深恩不可忘如今每念及惟有淚浪浪

右三

自出公門下常蒙禮意勤相看如子姓交政爲郎君
每望中書入俄驚遠計聞何時高冢上永日哭寒雲

右四

張林宗司勳挽詩三首

司勳自夔州運判移梓州路提刑召爲開封
府判官出知華州至華二日而死

巫峽乘輅去涪江擁節還方來赴京兆又出領潼關
髀肉川涂瘦顛毛案牘班音容今遂已清血爲公潛

右一

侯騎排弓箭門換戟衣使麾方報入神輅已云歸
關吏驚來徃鄉人歎是非生平幽石在誰爲刻珠璣

右二

素節鄉評重清芬世閱傳謝家兒姝盛穆宅弟兄賢
長矣茲良士嗟乎不永年西風寄哀調願爲唱新阡

右二

張道宗比部挽詩三首

比部有學術司勳第也自省判爲廣西轉運
使聞兄死華州一哭而死

學富詞章妙才高志力強帝方知可用官欲漸難量
始得西原使纔終右省郎念公今止此無語問蒼蒼

右一

見說聞西計危腸已似刀撫膺成一慟復魄遂三號
舊館州名桂新居里曰蒿九泉休負恨蘭玉滿兒曹

右二

憶在南岐日子今十二年宦途聊邂逅賓館重留連
正喜謀黃峒俄驚葵圃田無由執行緋徒爾淚如泉

右三

石左藏挽詞二首

世澤傳清範戎韜演秘謀
雄藩未賜節大壑忽移舟
謝氏胡床在羊公羽扇取
光華歸令子何恨掩泉丘

右一

昔年陪宴上嶠臺一聽新歌一舉杯
此會如今嗟已矣擬將何調寄餘哀

右二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第二十終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二十一

雜著

黃氏易圖後題

文同著

易以數變以管攝天下之事物橫該直涉窮崇擴遠
幽么隱奧無所不及古之人得一緒而力引之舒演
盤約以系其說滂洋滉漭而初若有以可紀者究其
推合遷就徃徃於端末亦自整今之所謂京房之學
者是已房既受術於焦延壽延壽嘗謂房必以吾道
亡其身後果然豈以其自置太審而尚鑿者歟取六
十卦更直日事候一歲風雨寒温以効其裁休獨以

坎離震兌號方伯監司以分至專王之氣主之其事
疑彊配不精解勤且勤矣然後人臨文所惑柰何故
吾庶先之論由此而與矣庶先少遊四方博學善辯
議湛思無不曉貫因悟周流六虛之說遂以完合京
之罅漏散八卦所重之畫均諸消息而著之圖焉終
始出入無一諄謬如瑤之聚斗如輻之擁轂循睨俚
指不失倫類復撰明閏衍圖卦氣三篇以正諸家之
未至以辨傳記所以昧沒之意磨神睛補鬼髓庶先
之深功厚力也欲視於世求此題述試爲道其大氏
世之君子考其圖閱其書者皦然若粉墨界畫不待

講解而其法自得此吾所以不復區區也熙寧己酉
孟冬望日墨君堂書

張景儒先公手澤題後

提刑司勳景儒嘗以其先正尚書公手書十九帖示
其乃公之守成都時通洛中之家問也厚紙細字勻
圓滿幅行楷相密淨無改竄讀之其間雖與其家人
語言然未嘗不以已之治蜀求宜于遠人及戒告其
子使居官當務以清慎端潔與人恭順爲意者世之
人徒知公生平立朝以風節修謹爲名臣且未知公
於其閨門不以私忘國不以下廢禮亦如是之至也

賢人君子修身治心正家以至於任天下之事豈有
內外大小之異耶其誠固以一矣其今見之於公也
景儒公之弟三子自幼以孝友聞于人凡公之寸簡
尺札盡能收拾裒聚躬自綴緝標爲大軸此其尤完
者也景儒謂某曰是不獨自愛以爲歲時霜露之思
蓋將傳諸後世子孫使之知前人所爲一切不簡妄
知信蹈之是無忘乃祖之懿範矣因捧之愴恨良久
某遂借去展玩累日乃曰昔袁彖懷其父集未始一
日離於身孔休源每見其親所寫書輒哀慟流涕景
儒高行斯人之徒歟其有開書扇而追悼持遺劔而

祭奠者固未若景儒之所藏真蹟燦然終身常在乎
其目矣於其將還謹題於後

魯爾簡公尺牘題後

余過城因問魯爾簡公向時爲縣之遺蹟有言演覺
寺愛山亭之榜公親筆也因往觀焉徘徊其下凜然
若在其左右歎息良久顧慕不忍去寺僧可吟復出
公書凡六紙煙昏雨浥幾至腐爛乃公去縣後與甘
泉經邑真琛二上人之手書天禧勅仁宗爲皇太子
公自秘書丞以右正言召改戶部員外郎爲諭德仁
宗既卽位公遂參預大政公生平以剛重潔直聞天

下故被選爲調護之職當時士論無不相慶以謂用人蓋無誰可踰於公者今觀其字畫與其所以爲書究其留意於舊故周旋委折諄諄訪問無一事不至者意誠忠厚惇實之正人端士也世何有哉今夫人少相與從遊平居勢相若則嘗欲合兩心以爲一交內于腹中一日趨所利僅爭頃步之差則闊視遠走亟往先就之既得乃反面不復相誰何狠鷙恣肆軒然自以我正當如此甚者交相詆毀或盡力排逆置死地嘗試以視公彼何等人耶雖然彼二上人者能以道行取重於公信亦非袞袞浮屠氏之徒耳因囑

可吟令完綴緘繡之勿妄斥示人會進士李宏隨計入京可吟諉之裝皆標軸俾稱其事宏歸携以過余且求余跋其後庶傳之永久也無疑熙寧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守居灑泉亭記

八師經題後

佛書載地獄事謂與人間造罪業而死入此者大小相較各以苦惱報無毫髮差謬者具言所以爲報之狀種種怪異初若不可信然往往呈露以警動世俗是果然矣吾友直閣呂縉叔叙八師經述陳氏子事蹟甚詳密乃言其自見聞也如此縉叔性堅正其語

且不妄予遂得此本持歸蜀願鏤板以傳布庶當世
有乖齟暴戾務爲不逞者雖曰已幸免國刑逃天禍
完皮革且就死亦使其知幽陰之中法令懷楚慘靈
不可得而苟脫矣且恐懼故或能易心改行以自懺
首乃此經令人歸依之明效大驗也楞嚴道人繼舒
師善化人者人大信之可主此事付此經

白後貌圖贊

白後貌圖蓬山太守安子野之見寄也子野
言世傳此本甚古識者謂陸探微之筆郡有
畫工善摸搭今試使爲此謾持去敢求評之

余愛其凡用意處非尋常畫人之所能及此
雖不逮前人而典刑在矣乃作贊以示子野
至陽之精動而爲物豪健趨猛力不可屈伊
惟後貌質狀仡仡西海之中洲名聚窟厥生
其間萬里中國請試言之大畧詞曰

肩尻抗衡鬣尾蓬勃口哆舌掉耳衝目突竄海鉞蛟
捎空碎鶻虎豹飲髓犀象嚙骨腓胃鬱撮不敢前猝
忽時驚奔天出地沒有皓然者來何歲月陸生探微
寫以奇筆筋緊肉怒常憂竊發後人傳摹粗得髣髴
有客好事遠以書達掛之高堂氣象嶄峩每至昏夜

鬼神窅窅瞥然觀之寒聳毛髮世有此類其勇莫越
爲之贊云大愧孱訥

覺濟大師真贊 并序

成都府大慈寺有高行僧曰覺濟大師繼舒
者以某年某月某日歿于其室其學人文照
其弟子居逸等議葬之於彭州九隴縣選勝
地而塔焉旣已又繪其像於塔中而恭事之
請于常所與往來者文同爲真贊同爲贊之
其詞曰

有上品人學大雄氏了一切法到二摩地自領秘囑

震音西南化同毗耶現比優曇倡導演教危歷四紀
計所悟入屈忌其指在在處處瞻承光聲歸如群流
望海以傾貴主欽依重侯諦仰寵服恩名取昇天上
乃數須盡示滅浮提孰窮其端住東院西丹景山前
大乘寺側藏固遺燼表崇高級是咨妙繪圖寫清真
儀形則然不知者神

恠石銘并序

聶侯友仲立漢學制度宏侈爲二蜀之冠當
時不知何所得巨石置講堂之後質狀恠偉
勢若飛動昔孟氏僭竊苑囿所蓄者皆寧武

軍節度使顧璘所進杞旣向縛是物亦散落
民間 在成都徃徃見於好事者園館凡自
璘許來者一一皆具款勒此非耳而其完厚
瓌詭上下可愛雖到茂灌牛奇章號爲好事
諒亦未常見此者也治平丙午秋余視辟進
士試於此旦暮環繞其下歎惜之不足乃爲
之銘其辭曰

廣漢學宮後有奇石礫砢一抱嶽峯九尺怒虜驪首
狂龍轉脊擎空將翻墜地欲折神乳溜腹老苔漬額
堅包勁脊潤吐活脉誇殺羽人詠窮墨客敢告存護

千古怪碧

盧杞傳題後

盧杞少時已險惡無正行藉父奕清名人不識其醜
爲號州刺史號有官豬三千杞因奏言豬患民甚德
宗爲徒沙苑杞復言彼亦陛下百姓莫如食之便德
宗喜曰杞守此而憂宅宰相材也乃賜豬貧民立召
杞爲御史中丞遷大夫遂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異乎
哉杞也士大夫立朝能自以其才結上知而都貴位
者於古幾耶蓋常有所因於人然後可以脫塵泥而
薄雲霄矣彼因之者或未有以能厭於中雖非已所

願求而它自欲以已爲其重行之至此尚宜逡巡顧慮擇去就以避天下之大論一失之已爲當時所謂君子賢人者姍笑不存錄所服塗地矣自昔帝王命相以夢以卜以自識其器業以得之於左右正人端士以深知其久負于海內之望者既審矣乃置之巖廊之上朝夕與之講議所以安養元元之治動神幾宣靈謀崇固萬世大業而共饗無疆之休烈乃當然爾今杞皆不然獨以豬爲謀而遂至於宰制天下士民之命毀國章貽主禍頽替壞爛顛覆狼藉如此豈上天以時將溷亂擾攘不可支持而生杞與國俾造

此紛紛者耶無乃先以其兆示人謂杞體雖人而行禽獸故使由畜產以進者耶何其本末輕賤陋惡若此之甚也天意若曰杞狠躁穢鱗類豬故以豬發其身噫杞可賤矣然天之所以命人而作監於其後者亦已怪矣

李兗尚書謚議

尚書恬簡和裕廉明敏給幼而警悟有成人之志壯且該洽中求士之選兩贊府事再涖邑政居爲僚友之嚮服去得吏民之懷仰常致顯績用傳清議道才美者公常在馬慶曆中魚周詢爲御史中丞好善樂

義賞拔賢俊乃獨表公求以自副公居臺侃侃甚著
風力事畧細故言存大體上常納其中啓人不知其
外迹會廣言路尋當諫職遇有所發彊且不避屢詆
重戚謂辱於要位深排貴寺盡奪其寵勢當時衆論
于今在耳既膺延閣之命頻委名藩之寄佩越印守
杭符建廣牙握孟節旋旗自鄧典憲在洛泊然知止
還政就第其有斷積訟止暴役活寃命辨鬻獄公之
在官常所從事行已至是與人何愧以壽而沒世亦
鮮儷易名之典禮具于國謹按謚法曰履正志和曰
莊公之居職乃心夙夜義不勢屈名非訐取考合謚

行宜與此對請謚公曰莊謹議

素靈宮醮詞

某年月日具官某今差某官齎香菓醪饌攝行清醮
于大聖金闕真元帝君某伏奉十月二十一日赦書
致祭者皇帝因星文謫見肆赦天下蓋慮方宇之內
物有不得其所而寬憤上激以成茲變者夙夕警懼
無或處寧以至避正殿撤常膳而深自損抑寅畏天
戒欽修聖德如此之至也復命守臣於其境內神靈
之所宅皆俾虔恪供事以道上如此孜孜之意庶期
消伏災沴以召休應帝君昔嘗顯章威靈禦元惡

棲真秘奧光景如在某謹如皇帝詔旨上薦主潔伏
望下從人欲垂享精愿懷妖萃社保衛方國某無任
虔叩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二十一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二十二

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軍州
事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著

記

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

事有絀于荒忽茫昧之中繇曠古及下世無俗書以
傳凡智解狹濇不能究度至詆忌蔽人令弗通思慮
所該外物語者率謂狂裔罔誕非經見乃用擯笑不
講錄是皆蒙塞自淺豈寥然壹盡大方之理者歟其
有尊神幾宣靈謀混淪焉行下亡形以鎮養乎元元

使怪厲不作消被推殄不得橫悍以肆其姦是術也
凡王侯保土社託羣品當知嚮服而尊高之渠可媿
忽耶其所謂蓋太上洞真靈寶五老赤書云按元始
至真肇探于太樸之先疑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
勢為天奧寶告瑞發應秀映靈都神杖封固長依跬
息大道君玉帝諸真懇請恭受反復難遴傾倒切至
始賜矜諭敕詣紫微居齋九旬後肯付畀然猶戒禁
勿得布下是天所貴重若此不記從何劫運漏墜人
世有聖研極鑄胎剖魄識其倪緒取安諸隅廣寓泰
寧傳云東京元水壽時正一道陵患魑魅恣雜闢人

鬼使異行植幢嶠山誓刻嚴毒自是判然出明不殺
至黃唐文缺重琢置昭慶道祠歲久歸然頗剝爛幾
泐無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陞用賢峻命侍臣
趙公抃鎮蜀公致治未朞民物且順暢潤孔時川濕
生林蠶饒穀登體腹温飫蓄訛勃疫淪伏不起寇兵
弭消寂無纖譁頌公平循聲辭邕邕公固以為未然
復訪愆遠安保方域俾無虞戾之深計顯効休功件
已設施事可託神亦圖崇脩原掾陳汝玉學廣知博
古公具前躬摹秘符解鈇論辯公得且喜告下趣輯
迺相玉局衍基潔為靈場築垣繕宮就完種勝初伐

石西山蝟地深宵材洪執鉅輓致殊力工徒愁嗟求
策迷所一昔暴降涌發漂碨下礪出道平夷遂可筏
行既至正晝喬雲叢飛滄然下覆天光明麗景氣晏
悅晻藹高真颯若來况都人觀繞驚歡喜蹈回頸望
公祝若父母云護我寺亭育撫恚心精神虔祥報昭
露明日授匠矩尺礪為觚榦恭肖神畫鏡勤其上科
禁周具供所祈納大坤之維永永蒙祐意大霄妙章
上靈秘篆何此羣兆幸焉覲覲常為投依以挹厥休
千萬億年公惠無泯一日公戒部吏文同使紀其事
同謹再拜撰辭以獻復類而為詩以與蜀人使長言

之無窮其辭曰於未物前有氣混茫擴無端崖澗漭
汪洋中函神胞孕此威章靈鏗決分飄青墮黃布照
大空沆精發光乃時玉符獲于元皇自然秘文盤葩
屈芒支交歧聯蜿紆結張皇執焉嗜練于洞陽瑩燠
九霄瑞應蔚彰書簡刻金輝燭焜煌大陽靈洞倪仰
是將惟時諸真嘯命以踟詣皇咨觀祈必願償命入
太空九光華房擴開金高動決靈囊戒勿下傳上館
乃當何劫墜流降奠五方完志未朝幼猶肆狂虎冠
道師得焉其詳植石摹形大嶠之傍陰怪震驚掃滅
伏藏後多歷年復治于唐迄今巍如鏤蹟劣亡治平

之君克舜禹湯詔用趙公付之蜀疆公來民宜齧暴
响厄太和熏烝百體具康肌燠羸襦腹果衍糧境殄
藿蒲獄朽析楊沸舌頌公壽福熾昌願公光華袞衣
繡裳移蜀之為天下以滂公聞曰噫是志曷荒有及
後人乃利也長或告真文本先圓蒼可圖營之福招
禍讓流蔭西南被賴無央公喜趨為日不暇遑牙譙
西隅玉宇是望高宮翼如綵旂繪梁覆幢其間崒然
百常元時堪輿與公効祥水媵雲幪異孰爾量蜀人
其承永隔害殃公德之深萬世曷忘抄哉末兮峴碑
陝棠

利州綿谷縣羊摸谷仙洞記

熙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諲恭甫為余言
近季按朝天駟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有神仙常
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閣具舟西下過小峽有
山巖然崛起万仞翠壁如削中闢大門可五六丈時
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
曳杖垂長髯襟帶隨風翻然徃來下視久之左右數
青衣從行有物若雞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
扇與織者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
止詳緩如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

傳五代時土人有王姓者種山下盡室歛穫於此因遺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創穢甚滿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惧未始見弛擔走僧遽就器飲殆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其事置水田上其家人無長少一來飲盡之婦以故獨不霑口晚又俾婦致釀既至其所得僧飲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詈譁跳盪如狂人忽聞在洞中呼婦者婦仰應不得去懊恨至死自後羗童牧豎常慣見不以為異近年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寇乃取盡圖示予余曰嚮

嘗讀封禪記見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允元奏綿谷縣谷內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徃見凡三數人或立或行衣裙皆有異光至日暮方沒蓋此地爾因求其圖之別本以歸壬子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賈君瑄自南榮訪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官洋川時常與太常博士陸丕考較進士於寧武亦聞之歸日與丕詣洞下同立良久其見果不妄指圖之澗壑巒嶺谿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以俞侯之彥座中遂卷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其事列之圖上余為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任焉
爲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國初時號爲高
賢脩積善行嘗奉事異僧曰王羅漢者置寺住之後
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仕辭之在京
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
究驗盡合無少差者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
人徃徃見道人被破褐狀貌怪偉常在倚天左右忽
問他不能見之者以語倚天倚天但笑而不答自
知王之於此陰護持之爾術士嘗言倚天壽不滿四

十倚天過華山謁希夷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其居
爲造藥一鼎使携歸餌之後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倚
天既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朽然若將翩翩隨風而
起云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閤者遣視之不見其
人但以杖十七莖倚門而去倚天收之卒不知其所
以致之者自後胡氏之門愈盛逮今累世矣倚天至
七十八歲乃卒余因與演請其家觀其所謂杖與藥
者杖非世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大如彈
丸赤黃有光隱雜寶其中重若金玉余歎曰倚天人
不能知其所以然者陰行甚密矣所以三異人者常

相與逢遇如此警動之倚天雖已去世亦自與斯人游風塵外爾豈俗士哉其孫靖為進士端厚淹粹為鄉所稱余因謂無演曰靖佳士也於以見胡氏子孫承藉其祖之光靈慶嗣綿綿無有窮極者已無演曰然是可記也自余來興元靖遣人千里致書且求記其事余為記之

彭州張氏畫記

蜀自唐二帝西幸當時隨駕以畫待詔者皆奇工故成都諸郡寺宇所存諸佛菩薩羅漢等像之處雖天下能號為古蹟多者盡無如此地所有矣後歷偽至

國初其淵源未甚遠故稱繪事之精者猶班班可見近世所習淺陋寂然不聞其人此亡它蓋苟於所利而不自取重其所為之技爾獨天彭張氏能嗣守道人之學用筆設色氣韻標置未嘗輒自奔放惟一謹於良法不為世俗之心所怵誠可尚也予寓彭累月居甚閑暇日與承天僧敏行游凡出于張氏之手者觀賞殆徧信乎他人之不能與較其後先矣敏行乃其俗裔也俊慧通博亦善於此聞予嘉歎其父祖之所為磨石請予道所以然熙寧六年中秋月記

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歸
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
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
曰詩伯可朋蜀僧之能詩者復通吾儒書學者從質其義日端
座下羸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
如是者倍年六十示戒於大慈之甘露道場慶曆五
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橐中得八萬錢諉
其所常往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生平之
餘止此爾其為我命竒工繪六祖像於爾院之釋迦
殿雖然用此被唾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

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被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
為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於
時遂召使圖其事采飾殊絕鋪置有序叩問傳付密
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信法苑之勝緣而畫評
之善品者也予舊與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畫
此時予亦觀允文下筆後十七年予自秘閣校理乞
侍親得相於臨邛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
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靈夢記

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者乃

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盧洪徽之之夫人長安縣君朱氏之所完飾也初夫人自熙寧年庚戌歲狀若娠者凡五年不得免夫人日夕恐懼世所謂祈禳禱禱之事與夫但有可以為藥救之術者無少時不孜孜於此逮癸丑冬徽之移官至自閩中一夕夫人忽夢遊一大寺經行殿廊下見壞像偃於壁金彩晦剥手足損墮夫人佇立嗟悼者久之有叟皓然來旁謂夫人曰此功德凡歷百千萬人所視其間未嘗有一人肯為脩之者夫人對曰兒不幸累年姪子在胞善惡殊未辨願欲粧嚴此像庶憑藉威力使早得就尊免

茲憂惱可乎叟曰爾果如是自獲靈報遂覺用言徽之然但莫知其於何所而能見也十二月余與徽之至寺為懿德皇后忌因過此院見舊塑一軀頽委于曲室余方召主者譙責之徽之遽曰是若洪之室人向所夢之者具道其一微之歸語其夫人夫人曰儻似是矣遂來觀之曰果然也乃擇日移置前廡命工如事澡被垢全補綴諸缺更日未久物物嚴備相好圓滿百福端麗邦人競集團繞讚歎後夜夫人復夢叟持藥一匕付之曰可煮此飲遂如其言裁下嗑良久嘔出大小黑白者無筭洩血如煤凡數外驚寤

流汗漬浹舉體窅然如弛重墜翌日微之亟請余以喜告余曰固有之矣嘗聞是大士者昔于無數恒河沙劫時在觀世音如來所聞證妙法獲二殊勝上與十方諸佛同慈力下與一切衆生同悲仰以無作妙力施諸無畏觀其音聲下救諸苦自非誠懃堅固信嚮深切詎能如此感格妙慧以取勝樂者耶以夫人精意懇篤勤服佛事匪惟今日魔蟲妖惡欲害於已者即時散滅抑亦自以此往當獲福德智慧之吉祥者無疑矣噫彼世之昏頑庸戾心生懈慢者來覩聖像得不起信心而反善道歟自利利他斯莫大之因

緣耳微之俾余次其事刻石置之側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十五日丁丑記

捕魚圖記

王摩詰有捕魚圖其本在今劉寧州家寧州善自畫又世為顯官故多蓄古之名蹟嘗為余言此圖立意取景他人不能到於所藏中此最為絕出余每念其品題之高但未得一見以厭所聞長安崔伯憲得其摹本因借而熟視之大抵以橫素作巨軸盡其中皆水下密雪為深冬氣象水中之物有曰良者二曰岸者一曰洲者又一洲之外餘皆有樹樹之端挺蹇矯

或羣或特者十有五船之大小者有六其四比聯之架轆轤者四簦而網者二船之上曰蓬棧篙揖餅盃籠於者十有七人凡二十而少二婦女一男子之三轉軸者八持竿者三附火者一背而炊者一側而汲者一倚而若窺者一執而若餉者一釣而僂者一拖而搖者一然而用筆使墨窮精極巧無一事可指以爲不當於是處亦奇工也噫此傳爲者尚若此不知藏於寧州者其譎詭佳妙又何如爾幽有郭煥者善榻寫余亦令爲之郭之平畫有尺寸其可愛與余爲此尤盡其所學其樹石則出於余之手也劉名繼勳

記
爲左藏庫使知寧州嘉祐丁酉二月十日新平官舍

二十二卷給

新刻石室先生丹淵集卷二十三

記

梓州中江縣樂閑堂記

文同著

客有言於余曰天下郡縣之政其守令或謂有難乎其力者氣俗狃狀好犯幾禁之使然乎何獨常指其地而固名之也余曰不然是其謬泥迂曲不達其體而後獲以之論也夫天之所以資而生者求將以自贍其欲其勢不能無動以役其所任之智既爾則情貌矯諂初若不可知其是非利害之形煥然常自兩立矣孰者或遠聖賢所正之道與國家所制之令者

哉我凡以其取聽於已者以義而枉直之無濟以私所以理斷矣郡縣有大小其事有煩約之異才者臨之一術也雖民訟雜集吏書擁進其於區處但財勞捐顧耳曰難者何耶昧者不能故有人情狡詭不可諭契要深濫不可辨之說是則天下郡縣常容有不可調一之治者矣豈其然乎中江為梓之三萬戶縣生齒既衆分地既隘其爭鬪之辯侵越之訐番已遽作紛午交衍鞭之庭而械之獄者亡虛日矣所決一未馱其頭則號寃唱屈奔走跳盪于勸農使前者絕復續焉士大夫以無可柰何而適為之令者何嘗不

望名而起畏茲有年矣河南廖君自福昌移治于此聞之所以為政之大氏也無急擊無緩縱焚以櫛之結以觴之摩撫柔愿規厲陶突善端姦幾觀聽而盡民自戒告無敢欺濫魯未愈歲已底無事噫才者也君亦自顧如此宜順是以就燕佚之高乃營聽事之西為堂四百椽萃蓄經史以朝夕訓育子弟為園五十步蒔植蘓木以時節笑會賓友深虛曠潔雅若世外他日寫書畫圖抵余使名而記之余因為文道其所以為是之意復以其堂命之曰樂閑以君之政治之而於此為樂也君學精而才長貌溫而氣嚴襟矩

風尚淹重宏遠如使其立行道之地發畜德之府蹈
切烈之途闢名穀之場可量也哉簿書之期會土木
之興作於君未故也豈煩余之多言乎治平元年五
月日記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縣爲江所環因名之其源蓋出於綿之龍安鹿爬山
初若二帶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漢水會爲
一西至於羅江南至於陽平匯東南復吞旁流迺浩
漾爲洪波浮于縣之西郊歷坤隅勢下頗壯猛南注
折而東斗且闕遂應擊左岸土毳善崩歲歲內蝕若

剗以刃若掃以帚邑人惴恐弗安厥居治平二年春
河內廖君子孟爲之令將解去尚訪遺敝及此即行
視歎曰是將禍於後者失吾不爲地陂而民魚有日
矣於是料材課工趣之成期補完墊漏填築堅垣以
循沿而推軋之其夏大雨澤潦屢集至此力不勝迺
逶迤漢安王諱行復走故道積填累塗隱爲金堤望之岌然
直偃橫斷初民來觀萬首如蟻朋行旅聚謹譟踊躍
詠誦令德老穉一口且曰秦之冰唐之蕪瓊嘗以水
和遺蜀民民至于今神祀之今吾廖君殄水害於吾
邑吾邑之人又將何以報之哉謹當戒告子孫即其

地以祠世世不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
盡吾之所爲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
二百人逕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
夫蒙其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蓋仁惠浹人
其久愈深雖款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懿迹與古
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于萬年君又笑曰過矣愚何
敢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奇等退以圖以書請
余求文其言具如此余受之曰是可紀也迺爲論次
其所以云隄凡大小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
廣倍其高用人三萬計日四十五隄既成無有一人

議之曰不可者噫知君者賢令矣

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工即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既成其令郭君經
與其佐史君潤辭有請于邑人文同曰經潤辭不佞
竊廩食于此伏自念終無以施短才立異効鄉者議
與斯民興是役以利其徃來此前人憚勞畏譏久而
不克為之者工今休矣問諸左右約諸所以調用民
實不艱其供而咸謂其且當然者經潤辭輒不愧宜
其文紀其上敢以累執事庶因之以傳乎亡窮經潤
辭幸矣同曰唯唯二君之治端幹明以潔使人謹已

聞之長老舊無有也均繇賦平訴訟它人蓋亦有能
之者夫何足書是舉也同嘗觀二君之爲乃有志於
行愛惠之深者勞躬率心旦夕歐勵暴外風露曾不
以懈勤王事恤民隱古之賢吏凡不過此是可書爾
二君雖不見屬同亦將件次休績揭諸華表之末以
視於後人况二君所以來之意誠且愿耶謹不避讓
爲之詞云維縣爲梓之所領西上府治蓋百有三十
里叢岡沓嶺圍聚邑屋彊珍蹙陘號最險下然賓旅
還過此焉要隙大氏閭中清化始寧符陽諸郡所仰
二川產殖繒錦泉紵苻茗刺紳鏤刻縣治之物與所

市易牛羸羊彘絲繭椒蜜之貨日夜旁午絡繹它負
羸揭抗蹄裂膚如水上故北出之道趾踵相繼近郭
有澗自東迤西橫匯曲决峭絕傾斷自昔經制有橋
甚偉以利其涉逾五十祀至和甲午夏潦洚溢遠谿
逆讓噎滄不寫鑄陘岸級礎崩納角楹翹虛羣版
散墮日歆月陷以至大壓庸吏數易一不省問人擠
溝馬還濘間則有矣維汾陽君為令之二年慈惠宣
浹民實信賴諸敵已秣回力圖北因倡于衆曰是橋
廢圯爾所痾悼予其爾復謂予何者萬口一和令謀
我協不煩令指願進諸辦材糧交委日謁就事於是

集斤鋸會錘錘治木伐石均功授巧維武昌軍適調
此尉喜相厥役與令鳧藻昏旭臨視犒饗豐美作息
時節咸樂其用無少倦馮始癸卯仲冬之丁未末訖
甲辰孟春之壬子樵棧朽堊一已絕手觀其橫虛亘
遠妖矯虹截鉅載鉤擢攢扶瑣縮覺直如削堅鞏如
鑄厓廉襍緻阿榮跂竦湍瀨塘激無以泐其固風日
掀暴無以液其壯百數十年之利過莫知爾旣而行
者止居者起田野毗隸閭閻賈僧提引穉幼扶翼耆
耄聯行散走環擁登降睨高窺深歎息欣喜如是累
日始肯罷靜爰有杖者倚柱而歌曰昔政之鄙寢以

毀兮今治之賢倏以全兮興事以時罔齎咨兮取用
有度胡怨怒兮無貲之仁濟斯民兮不朽之利安此
地兮同旣為貳君委以論譔以詳言之矣復取杖者
之歌系于後刻石道下以永行人之思治平元年二
月一日記

東橋記

縣旣宮於羣山其脩隴樹麓逶迤曼衍分勢而住爭
會于左鯨偃鼇卧尾吻相屬谿溝澗谷蟠縮破斷蓋
荒源野溜瀟湧激夏淦秋潦相倚爲暴故東郊之
地少夷陸矣距市門百舉趾衢道橫裂岸土脆墮舊

架短約庫劣湫下歲累民一再易登搖蹋漏過者歎
愾如是不知凡幾百年人無謀之北橋成之明日其
令經尉潤辭又相與議曰此既爾舍彼謂何譬之像
飾冠笄而不顧其袂之壞屨豈威容哉材糗羨羸辛
可并就遂移工爲之廣陜四楹咄嗟以具無慮治木
百章礪石百礪覆瓦五千枚剖竹三百个役匠四百
指費曰三千刻無橫歛無霄使而告罷矣噫一君者
孰爲其端然負以千室之邑耶發已之仁興民之利
實亦盡其所職矣同復從而文之以道建置之始曰
經者字義府姓郭氏鄆人曰潤辭者字堅叔姓史氏

眉人曰同者字與可姓文氏縣人

成都府運判廳譙思堂記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
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爲不當然遂起衆論矣
區宇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
製界爲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爲名者常慎選注往服
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顛做之柄其所與蓋
已重矣惟劔南西川原壑演沃吐糜豐夥金繒紵絮
天灑地發裝餽日報舟浮輦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
號居大農所調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爲寶藏珍藏云

其所謂佐者既非齷齪循索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以止亦當崇大闕顯與主者儀形無缺始云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踐襲往制回曲庫狹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基蒼然蔽沒蓬蒿嚮所涖者未遑營之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以才擢既至攷究內外靜煩省劇隱謬革悛潛利宣章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矣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其已詳此今復杖節臨鎮

于是閩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墻爲一圃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槩隆址植巨廈魯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廡延廡衡欄擁衛牕戶通潔若翔而回矯將蟠而復振奇巖秀嶽發遠思于其上鮮蘼珍木悅真賞于其下寬表可以觴賓侶靖密可以籌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構而外臺之偉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是乃昔之所可指處今已化為佳境爾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爲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楊長沙叙戴氏常皆部吏

也同今奉候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
次其畧刻置宇下以夸示永久然慙不文治平三年
二月十五日記

綿州通判廳伐木堂記

巴西郡處二蜀之會人饒地腴賦貨繁茂官於是者
力勤于它應兩道使傳之出入領八邑民居之利病
二千石既主辦于上事以熟至則爲之商輕重決可
否爲其丞者最繫一府之煩畧繇體均勢平上下易
交有從事可以持未便比膝較語以相辨白研理之
極泔平而後去有掾屬可以覆訴競議法律恬安詳

緩鋪述枉正不用惴懾以盡意見永才如彊明則攬
衆說之是以與厥長相名而行故無有不可外人之
善議官政者或齟齬蹉踖高簡自用不以誠盡下則
庶務放紛所趨背盤以至民輸寃吏肆姦泪滅龐緻
廢亂條紀是則聽斷裁撥猶且未給又豈暇更營館
舍悅書史以偃取佐郡之樂者哉故子駿來是州而
得以為伐木堂也聽事之東舊有羨宇庠陋偏仄鬱
而不舒子駿至未幾而宿積九蔽切理以解紛亂梳
結內外次序居餘間廼撤匱篋出簡冊以治素學顧
此地謀高新之會群材溢山流積岸下移運掄擇以

足其用增引歆裂改貿陳蠹凡成屋大小共若干楹
軒窓虛明几案新潔視公事已此焉旦暮子駿治易
有聞當世不以其能自爲夸高尚取詩人以道德相
切正之義榜名其楣朋友故舊有來過者必引納於
是講究不倦迺知子駿非但如衆人者築觀宇設亭
榭以侈已之燕逸蓋將於此窮文考辭磨澀心髓以
會三聖人之意爾堂成明年俾同爲之記子駿姓鮮
于氏名侁閩中人著易斷

彭州永昌縣治已堂記

常人患負已之所有而不能自增廣之猶田焉雖美

沃腴墳殖蒔蕃猥然弗時芟薙亦已見其報之滅裂
如也其有糾鈎故高懼忽墊墮務以不足耻其躬營
營焉日求所以勝于心淬愈堅而礪愈銛者非賢者
誰其能之狄道李子忠性明徹而才果利厥聲鏗然
愴于縉紳崇鄉巨侯交啓薦辟今尚令于永昌也其
處之譬僮之視柘園而丁之晚菘菟豈假施其功而
肆其力歟既至未幾乃構堂于其所居之西北隅闢
二室敞一軒曰蒙曰晦曰默總而名之曰治已脩筠
珍榦羅立環擁寒溜袞袞渠行沼瀆茂樾清嚮旦夕
滿坐子忠公事既休即來其問其所以題之曰治已

者有旨夫楊雄曰治已以仲尼魯參曰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子忠其尚以我之所得者為未厭將酣飲
而飽餒乎既蒙且晦而又默于此期深探而極取之
乎噫內以忠而盡乎心外以恕而接乎物如是豈獨
行于世而無所悔也愚將見其騰于天而沒于淵橫
軼于四海之外孰有一議而缺於已者耶子忠之賢
七十子之徒也見屬記之猶為道此熙寧二年十一
月十五日記

武信杜氏南園記

慶曆中武信始奉詔立學郡人杜氏方將教其子航

乃合其州邑士人之議聞府具書召予領其事予既
至暇日多游息于杜氏城南園亭當是時其處所始
經度編列排置未若完具然已見其氣象雄侈縱衡
高庳次第甚設私自念在蜀土田險隘民屋繁會得
平地若頃許愛惜摩撫分溝裂畦種種蒔植于其間
冀四時孕利出沒相屬號為中人生涯者百二三爾
是能捐倚城腴田萬金為游觀燕佚之所將誰肯然
耶杜氏嘗亦指而謂予曰有一子其材性以嗜學家
亦幸歲入有羨可卒就其業後時款於此飾賓館于
此敞書室于此開讌堂于此闢射圃使四方名人聞

士或至即舍此相與朝夕講肄評議將贍給之無厭
或異日渠能挾藝業取科級歸以會郡官鄉人嘉辰
令節于是為一日之娛以榮其私此區區也予心尚
之後予從官閔中相去逮十年其子果登嘉祐二年
進士客凡有至自武信者語次杜氏園亭必曰夥是
甲蜀矣岑蔚幽邃明露宣豁有取必得心適意會實
佳境也復見府中羣公燕集之詠大誇花木之麗池
觀之美予既恨不能再至周覽勝絕且曰夫世人欲
治一物計一事求所以卒償其志願者未始不齟齬
而難合也多矣大抵患力有所不足而不克成或至

有可成而患不能久見以如其所素望若杜氏之為
此也可謂兼得之矣始也教其子以儒術吏事求應
有司之合法今已見其一上入等而再官有名矣始
也披荆荆葦輦朽削歲以就築基級今已見其魏軒
夏宇華眈而明煥矣始也折本而種擇技而附今已
見華曄曄而實纍纍矣始也瘞萌於町扶孽於徑今
已見蘭然為長林而竦然為高株矣杜氏復未老輕
速強徧家事一切委其季不問日為其子營飭所以
延候賓友之事於此始也雖役智慮而勞指畫今已
見其外足自慰而中無所歎矣予故曰杜氏之為此

也可謂兼得之矣會其子用薦者得令綿之龍安躬
來求記為道其所以然

衆會鎮南橋記

士志於學而底其道之深也凡所錯事於理莫不順
而於物未嘗有以不合相蓋正性以復渾融粹熟經
營指顧一繇於仁義中耳中山鮮于端夫淹茂而好
善正重而有謀方朝廷初有袍罕之地端夫首以才
選貳其治虜嘗薄城欲肆其醜者甚力端夫先身麾
士衆乘陣分制禦具隨逐之虜度不可角遁去已而
正總守事勢益專諸羌畏垣不敢動創心羣疑釋然

而安堯零不舉渠谷不設致諸其隣仰首取法是功
業者最焯焯矣大既處之若無事惟其小者顛咄嗟
而有所不宜耶坐累家居杆杆然不自廢猶視其所
以當為者為之衆會鎮端夫別集在焉南出有道素
號湫底甌窪不夷病諸往來歲久矣無能慮者時或
集雨綿日赤堊散潰傾膠覆鬻胥沒股陷噎鬲不吐
釀為汗塗端夫昔已深惻治且未暇殆今視之猶爾
議將橋焉其季師臯聞而說之願亦輸其家貲以佐
厥役架材通溝琢石補道長袤高廣完好堅直回流
變壤坦若無礙閭里耄倪過者歌德端夫以書聞余

永紀歲月余愛端夫好學而信道以資其長才自從
官四方有惠利於久者莫不先之天子亦知其可用
屢被旌典委以疆場之任洮西大効世實知之矣竊
嘗揆其美志其所以方厭然者必將犁結囉之田奴
耶律之種乃事始止耳豈茲瓊瓊可盡端夫之所為
哉故書此示其里人俾勿壞蘄後世有以原其所先

二十三卷終

卷之四